



笨力小

著 波 藍 崔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

小力笨

著 波 藍 崔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小 力 笨

作 者

崔 藍

波

出 版 者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
電話掛號二二三三

一九五〇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印刷許不

[62] 1-10000

西城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。這條街上沒有大商店，差不多都是一兩間門頭的小買賣，什麼油鹽店，醬肘子鋪，切麵鋪，羊肉床子，自行車鋪，不帶電燙的理髮館，樣樣俱全。馬路是柏油的，又是東西城交通的要道。街上還有座大廟，每十天有兩天廟會，每逢廟會，附近的住家都來趕廟會，買東西，一時人擠人車挨車，比平常熱鬧得多，因此各鋪子的生意都不錯。

在北京開鋪子，講究是幾十年的買賣才吃香。這幾家字號，頂少的也有十年八年的歷史了，老主顧，老街坊們，來買東西都認了門，見面都說幾句客氣話，

什麼：『您還沒吃哪？』『今日格可忙合！』之類；主顧們一時手下不便，不但可以賒賒欠欠，並且有個婚、喪、公事，還得出出分子彼此幫點忙。

這幾家，只有『美琪車行』是新開張不幾個月的買賣。從前這裏是家絨線舖，倒閉之後，房東自己收回來開了車行，雖然掌櫃的是外行人，因為是老街坊，大夥並不欺生。

有一天下大雪，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人來往，中午時候，美琪車行有個青年學生推着車來補帶，在門口叫了半天沒人答應，就用前輪撞開玻璃風門，把車推進來。原來舖子裏面也靜悄悄的一個人沒有，只見這車行是一間大門臉，冷冷落落沒有多少貨，靠東邊有個小木台，上邊只擺着一輛舊貨洗澡的車子；西邊玻璃豎櫥裏，掛着些車燈、鏈子、飛輪、中軸等等小零件；迎面橫掛着一條竹竿，上面串着幾根新舊外帶；裏面是賬桌，後邊掛着棉門帘，大概還有裏間。這學生等了會子，還不見有人出來，就大聲的嚷：『裏面有人沒有？』這時候，門帘裏鑽出個小夥計，這孩子大約有十三四歲，長的虎頭虎腦，黑黑的臉挺結實的身子，瞪着雙大眼顯得有些獸氣，他正一隻手夾着個光屁股的孩子，一隻手拿着條尿

布，上面滿是黃屎，孩子還哇哇的大哭。他一出來就連忙說：『先生你等會吧！小少爺拉下了，俺一會就來！』說着又鑽進裏間去了。

學生被鬧糊塗了，鋪子裏沒有正經掌櫃的，小夥計還得管孩子拉屎，真不像個買賣，既然來了，只好把車靠在牆上，回身坐在椅子上等着。

一會小夥計一拐拐的走出來，望着他笑了笑，就問：『那兒壞了？』學生道：『後帶癰了，補補吧！』小夥計把車吊在鐵鏈子上，擰下氣門拖出內帶，就一下下的打氣。學生見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又大又破的軍服上身，一條襖褲露着膝蓋，光着腳丫穿着雙比他脚大一倍的白皮鞋，就問他：『你只穿這點衣服不冷嗎？』小夥計苦笑着說：『冷有啥法子！凍慣了就行咧！』學生又問：『不會叫掌櫃的給你買？』小夥計搖了搖頭說：『我們經理這還天天說我把他吃窮了，那裏還敢再要衣裳穿哪！』學生聽了也替他想不出主意，只好陪着他嘆了口氣。

忽然聽見小夥計口裏吸着氣，像是很痛苦，忙回頭看他，見他蹲在地下，用手把帶子伸在水盆裏找破孔，見他兩隻手，已經凍壞了，滿變成了黑紫色，腫得像兩把胡蘿莖，手背上一塊塊的瘡口，結着些連膿帶血的瘡痂，被水浸着越法疼

起來。可是這小夥計咬緊了牙就是不哼，只是狠命的吸氣，仍然在水盆裏試帶。這學生看了實在不忍，就站起來對他說：『哎呀！你瞧你的手，快放下吧！讓我自己來好了。』小夥計忙攔住他：『你不要管，俺每天都得這樣幹，手凍了照樣能幹活。』學生看他這可憐的樣子，十分難過，心裏想：『想不到到處都有被壓迫被剝削的人，這是個什麼世界……』

學生來了已經有半點鐘，除了這小夥計沒見到有第二個人，就問他：『你們這裏就你一個人嗎？』小夥計說：『多咧！』又問：『別人哪？』小夥計往裏間努了努嘴說：『經理和太太還沒起來，管賬的先生上茶館下棋去了，把式又串門去咧！他們都很忙，沒工夫管買賣。』

這時候，聽見有個女人隔着棉門帘在裏邊罵：『小力笨，你他媽的死到那裏去啦！也不生爐子，誠心要凍死人哪？』小夥計忙答道：『就來咧！就來咧！』說着帶子已經補好，學生問他：『多少錢？』小夥計說：『看着給吧！』學生掏出錢先遞給他一張五圓的金圓券，他說：『謝謝！』接着又給他一張十圓的，跟他說：『這個送給你，你到藥房裏買點凍瘡藥，治治你的手吧！』小夥計被這話

嚇了一跳，呆了半晌，又連忙送還學生，發急的說：『你真是好人！俺可不要，這可不行，被他們看見又是麻煩哩！』說着把車子給推到門外。學生聽他這麼一說，想到他沒有花錢的自由，也不再勉強他，就用手摸着他的腦袋同情的說：『你怎麼遇了這麼個舖子？讓我回頭買些藥給你送來！』說完就騎上車子走了。

小力笨站在門外楞了，聽完學生的話，心裏一陣酸酸的，眼裏滾下淚來，可是一下想起他娘臨別他時說的話：『好孩子！在外邊受了委屈可要忍着，我們窮人吃了苦沒處訴冤，有淚往肚子裏嚥，不要成天哭哭啼啼的，叫人家說咱們沒有骨頭。』想到這裏忙忍住悲痛，用袖子把臉擦乾。這時候屋裏面又罵了：『小力笨！你這挨刀的，怎麼回事？』小力笨慌忙的跑了進去，口裏答應着：『來了！來了！』

小力笨在美琪車行裏，就是這樣過日子。

二

小力笨姓王，叫柱子，是山東章邱人。這個地方的人都能吃苦耐勞，男人們

大多數在外邊做買賣，賣力氣。柱子他家祖上可都是種地的。柱子他爹租了舊軍鎮孔家十幾畝麥田，自己也有六七畝下地，辛苦一年，除了給東家租子，又得給縣裏繳錢糧，餘下的常常不够一年吃穿，所以每到冬季，柱子他爹就和幾個相好的合夥到省城裏辦點年貨，賺點挑費，好在小日子人口少，平平安安的過得還不壞。

章邱是富庶地方，自從日本鬼子到了山東，漢奸隊伍都看上這塊肥肉，不斷的你來我去的騷擾，老百姓每天只顧上應付他們，日子實在過不下去。

柱子記得在七八歲的時候，鬼子下鄉來抓丁搶糧，開來了二三十輛汽車，把他們村子圍了個水洩不通，挨門搶糧食，看見強壯的男人就捆起來，拖上大汽車載到縣城去，柱子他爹一時沒跑脫，也被鬼子捆了去。

柱子他娘拚命的找到縣城，打聽了好幾天，才知道捆來的人都押在什麼勞工協會，要等湊齊千把人就拉着到關東去當苦工，有錢的人家，忙花錢往回贖。柱子他娘也忙趕回去，又是變產，又是借債，好容易湊了萬數塊漢奸票，進城來託人交上去，可是沒來得及，人還是被拉走了，錢也沉了底。柱子娘倆個，只是在

勞工協會門口，和他爹照了個面，沒等說話就被牽上汽車，他娘倆也被鬼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攆回來，就這樣生離死別的拆散了一家人。

柱子他爹一去兩三年沒有音信，村子裏跟他一塊被抓去的，只有一個從營口坐船偷跑回來。柱子他娘趕去打聽自己男人的消息，那人說：『我們被拉走以後，到了天津就被人家分了幫，有的被裝船發到日本，有的被運到南方去，運到關東去，還有在路上就被折磨死的。拉到關東去的大部下礦去挖煤。我是被分到出人參的長白山裏去砍樹。苦工們腳上都給砸上鐵鐐，走起路來很不方便，因此很容易被狼吃了。後來我趁看守一時沒注意，和一個同伴跑到深林裏，用石頭敲下鐐，就在不見天日的森林裏鑽了十幾天；每天吃松子榛子活命，碰見野獸就躲在樹上，晚上也在大樹杈上睡，好容易鑽出了林子，討着飯到了營口。幸虧這個同伴過去是使船的，找到個認識的駕長，才算千辛萬苦的跑回家來。』

柱子他娘一聽沒了盼頭，就哭着回去了。家裏沒了產業，她領着柱子去住娘家。她娘家嫂子又容不得他們，從前借的債又沒還清，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，只好把柱子交給個遠房的兄弟，託他把柱子帶出來學手藝，她自己到『舊軍孔家』

去當忙飯的使喚人，於是娘倆硬着心腸就離開了。

柱子被他叔叔帶到濟南，他叔叔是打鐵行的手藝，就帶着他到一家刀剪店裏學徒。柱子那年剛十來歲，力氣小掄不動鐵錘，只是一天到晚拉風箱，每天烟薰火呛鬧得滿臉烏黑，因為舖子的生意不大好，時常吃飽，拉風箱累的兩個膀子酸疼。柱子雖然小，可是也有章邱人的特性，不怕吃苦，又加上他母親的家教是『剛強不屈』，所以他總能忍受下去。

過了兩年，刀剪店賠本關了張，柱子仍然沒有學會打鐵，叔叔又帶着他到了北京。這裏倒水的，掏大糞的，打鐵的差不多都是老鄉，大家都有些照應，叔叔不願再和人搭夥了，就借了同鄉一套補鍋的傢具，領着柱子滿街串，高聲的吆喝着：『箍漏鍋嘍！』

補漏鍋的生意還不壞，轉遊一天足夠吃喝。可是柱子的叔叔是從小吃够了苦的流浪漢，煩悶了的時候，就跑到大酒缸去喝酒，醉了之後又哭又鬧，時常拿柱子出氣，打他罵他。柱子雖然受了委屈，可是他知道叔叔是個好人，平常待他很不錯，所以挨了打罵也不哭，也不怨恨，仍然小心的服侍着他。叔叔醒了酒又後

悔，就買些花生和糖哄他。

秋天的時候，國民黨一股勁兒徵兵，徵不到就胡抓一氣。柱子和叔叔住在同鄉家，一向沒報戶口，一天半夜裏，一大幫軍警來查戶口，不由分說就抓走了叔叔，糊里糊塗的補了兵，從此柱子又失了依靠。

同鄉家養不起一個大口吃飯的孩子，送也沒個送處，就託人一手倒一手把柱子介紹到『美琪車行』當了徒弟。

三

美琪車行的掌櫃，是從來不喜歡別人稱呼他『掌櫃』的。他嫌這個名堂又俗又小氣，不像個有身份人的頭銜。他開這個車行，也不過拿來玩玩開開心。他常對人說：『開這個小車行並不是想仗着它吃飯，不過一方面是想解解悶，一方面是為了準備將來搞大企業，暫時拿這小車行練習商業的技巧。』他命令舖子裏的屬下們，都稱他爲『經理』，連串門的都不得例外。若有不知趣的顧客，稱他一聲『掌櫃』，馬上就要看他的嘴臉。有的人知道他的毛病，就可以敲他的竹槓——

進門來滿嘴經理長經理短，回頭買零件就能討很大的便宜；修理車就能叫他白盡義務。

掌櫃的姓胡叫理都，大家叫訛了都叫他『糊里糊塗』。他大約有三十來歲，又黃又瘦，像個煙鬼，嘴上留着一條比女人眉毛還細的小鬍子；墨鏡口罩不離臉的上下；每天離不了補藥，什麼『荷爾蒙』，『魚肝油』，見一種買一種，還常去醫院注射『葡萄糖』，可是不論怎麼補，依舊入不敷出，一天比一天瘦，一天比一天沒精神。

胡理都也上過大學，也票過戲，也講過亂愛，也喜歡跳舞，外帶着影迷，戲迷，雜耍迷，胡同迷，還有台球，回力球，賽馬等等許多迷。太太沒好意思多娶，只娶了三個：大的是明媒正娶的官門小姐，因為人古板些所以不喜歡；二的是小脚老媽陞的級，早已玩膩了；第三個最投緣，是紅樓台球社的女招待。據說在二的和三的之間還有半個已經下了堂，那半個是從石頭胡同接出來的姑娘，到家住了三天半就鬧翻了，訛了一筆贍養費，散了個蛋。

胡理都雖然荒唐，但他那去世的老爺子確實有把刷子。是過去平津一帶政治

經濟兩界的權威人物。他能適應環境，並且會發財。他做着官，利用勢力去做買賣，賺別人不敢賺的錢；又會利用賺來的錢穩固做官的基礎，很有套辦法，想不到用心過度五十多歲上就一命嗚呼了，給胡理都母子留下十幾所房子，幾十頃稻田，和幾處銀號、綢緞莊的大買賣。他雖說留了這麼多的家當，可是沒有給胡理都留下能耐，不上幾年，各買賣的經理捲逃的捲逃，舞弊的舞弊，接二連三地倒閉了，稻田也被人用勢力霸了去，房子也賣的只剩下三四所不像樣的，幸虧家裏存的金條還沒有飛，可架不住胡理都會花，也就剩的不多了。

胡理都到了『三十而立』這年，自己忽然要回頭，立志要繼續老子創番事業，先花了幾根條子運動了個起碼的官兒『科員』，不過幹了幾天就煩了，——又得早起，又得按時上下班，還得拿挺沉的筆桿起稿，實在覺得沒勁，於是隨手扔了。又幹過一陣子報館，被人家坑了個一塌胡塗。胡理都正要洩氣，幫閒的老吳替他定出了個計劃，叫他自己收回那所門面房，先開個車行由小做起，將來學會了做買賣再發展，因此胡理都把一片天大的雄心，放到這個小小的自行車舖裏。門面大加修理，人事也內定了：胡理都自任經理，傍秧子的吳良新自薦為會

計，請了一位剛出師的把式，又經醬肘子舖的老山東，荐來了徒弟王柱子。胡理都爲着想苦幹一下，就住在舖子裏；三姨太太因爲離不開，也抱着孩子來同住。三姨太太對家裏講：『理都需要人伺候，我同他去還可以帮他照顧點事情。』其實她是爲了出來自由些，因爲在家裏上有老太太管着，還有兩個先來的女人壓着她，當然不舒服。胡理都一向稱呼她爲老三，所以大家背後也叫她老三。

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就開行務會議，討論起名。經理想起個『時輪』，表示要趕上時代，會計主張做買賣要取個吉利，還是叫『亨通』，把式沒意見，可是內掌櫃的老三偏主張叫『美琪』，因爲這個名字時髦，她平時就喜歡到『美琪』去看電影，到『美琪』去燙髮，到『美琪』去買透風鞋，大家拗不過只好依了她。第二天油漆匠就在玻璃窗上寫着『美琪車行』，『專賣新車』，『代配零件』。

車行開了張，門口掛上大夥送的喜幛子，電力話匣子播唱着『夫妻相罵』，鬧的很歡實。小木台上陳列着半打『中』字牌的新車，皮帶零件掛滿了一屋子。新開張，經理主張薄利推銷，頭批貨大犧牲照原本賣。不幾天半打車賣光了，又

拿着原數的錢到行裏去批貨，只推回四輛來，一打聽原來錢毛了。胡理都想：『等四輛賣完，就只能買回一輛半來了。』這樣一想便着了忙，去請教同行，人家告訴他：『每天得上市打聽行市，還得消息靈通，光指門面不成，也得囤積倒把。』因此胡經理長了見識，車行安上電話，每天在外邊聯絡同行，請人家吃飯館逛窯子，結果還是老跑在人家屁股後頭，貨越來越少，本錢也不够活動了。這時候，他一賭氣不賣新車了，轉移到配零件和修理方面。幾天以後，他又以爲補帶換條這些事真麻煩，不值得傷腦筋，就把行政交給吳良新，外交賞給小把式，他就自由自在的去尋樂。

四

王柱子頭一天上任，大家就瞧着不順眼。老三聽他說話就煩了：『聽這怯八義，跟說相聲說的「小力笨賣估衣」一個味。』吳良新向來有個成見，『凡是鄉下人就像牲口，都不如城裏的狗懂事』，所以大嘴撇成八萬；小把式也覺得這小傢伙楞兒呱唧不能逗悶子；胡理都更和柱子不投緣，因爲他頭一句話就犯了聖

諱，管他叫『掌櫃的』，要不是爲着長到老山東那裏賒醬肉，面子磨不開，當時就得原封退還。

大家捏着鼻子把柱子留下，老三給他另起了個『小力笨』，代表了一切名姓。經理就叫老吳教他點烟倒茶伺候人的那一套規矩，和生爐子做飯等等雜務，又叫小把式教他修理車的手藝。

兩位教師爲了減輕自己的業務，加緊訓練；小力笨見大家都瞧不起他，爲了爭這一口氣，悶着頭苦幹。本來鄉下孩子不比城裏人少半個腦子、缺一隻手，一兩個月之後，雜務學習完成，伺候人的一套長班規矩也畢了業，修理車子方面，把式教的時候雖然老留一手，可是架不住小力笨一天到晚和車子拚上了，後來除了倒輪開還鬧不清楚以外，像那些拆拆上上修修配配早已不成問題。小把式怕他都學會了『嗆了行』，要命不教了。大家對小力笨雖仍無好感，可是這小傢伙真能幹一氣，大家也覺得『人真不可貌相』。

胡理都在歌舞場中，女人身上，花錢和流水一樣毫不在乎，對待下人，可是磁公鷄一毛不拔。老吳雖然在他上學時代就傍上這個秧子，幾年來，幫吃幫喝，